

那已逝去的年味乡愁

□ 邵先凡(壮族)

儿多父母苦,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,每近年底,父母的眉头总是皱着,小孩子的笑容却是灿烂的。

父亲一人挣工分,养活十一张嘴,生活艰难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。过年了,总要给孩子添一套衣服,一双鞋子吧。只记得鞋子是用妈妈和姐姐实在不能再穿的烂衣裤做的布鞋,稍一碰水,很快就会开线烂掉,鞋尖裂开一个大口。衣服是大的穿了,小的接着穿,破了补,烂了缝,穿过一年又一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真是年难过,难过年,年年难过年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。过年总是小孩子最美好的期盼,是一年中最快的时光。

首先迎来的是杀年猪的日子,全村十来户人家,一般从冬月底开杀。杀早一点的,是年猪比较大,比较肥壮的。一家一天轮流着杀,杀一头,几乎全村总动员,热闹程度不亚于办喜事。小孩子跟着大人乐呵,又得吃肉又能一起玩。我家年猪小,一般毛猪仅在一百斤左右,往往排在最后杀。吃了别人家的,总得还礼。轮到我家那天,大人杀猪,小孩子得挨家挨户去请客,碰到客气不想来的,我们得用力拉,甚至扯破他们的衣服。请不来客人,我们回去要被父母斥骂,甚至不许吃饭。我们得重新回去再拉,拉不来就用“苦肉计”死皮赖面放声大哭。父亲为人热情大方,他会

得把猪的内脏、瘦肉全部拿出来给全村人吃“庖汤”。吃完这餐,我家年猪肉也就所剩无几。父母必须精心计划着年三十夜煮哪一块,正月十五、清明、端午又分别吃哪一块。反正记忆中就这几个节日能吃上肉。

其次是能跟着大人到县里赶一次年场。我们赶场不能企盼买什么东西,就是凑热闹、看热闹。穿梭在人山人海,脚尖踩脚跟,听小贩吆喝卖画报、卖玩具、卖水果糖。下午三点前必须返程,否则就要打火把进家的。回到家,谁能穿上一件新衣服,戴上一顶小军帽,配有一把玩具枪,自然会神气十足,非得在整个村子转上几遍,享受着其他孩子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我家年年不变的是小孩子一定会得到一挂爆竹和一块小红糖。这两样都是奢侈的新年礼物,一般装在衣裤口袋里舍不得放、舍不得吃。我的鞭炮往往背到引线烂掉放不了,红糖融化与口袋粘在一块吃不了。

春节最快乐的活动是打陀螺和打扑克了。腊月初得各自上山找最硬的木头来砍削制作陀螺,自己做不了的大人帮忙。每人至少准备大、中、小三种类型陀螺,还得搓上几根红皮或麻皮绳专用来打陀螺。每天傍晚,随着大人收工回家,一群小孩就会集中在屋旁一块凹凸的泥石混杂的空地上,开始操练陀螺。一人放,一人打,打的把放的陀螺直接打

死(不转),或打中后自己的陀螺还转到最后,即为胜利者。否则,轮换。游戏就如此简单,但总会玩到天黑看不见陀螺,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春节有四五天是大人“法定”给小孩子玩耍的时间,要么在家,要么拜年。这几天绝对无农活之劳形,无作业之压力。白天打陀螺,晚上玩扑克。玩到谁家,包吃包住。偶尔发生的小纠纷,吵吵就过去了。

年初二,小孩子最喜欢跟着妈妈去外婆和舅舅家拜年,因为会受到各种优待,老人会给好吃的,会发拜年礼,会和一帮亲戚小伙伴们玩耍。也会有订娃娃亲要去拜年的,那得大人背着一大背篓礼物去,小孩子一般被逼着去,有害羞心理,受很多束缚,不能开心玩。

过了初五,必须帮助大人下地播种了。孩子们往往还沉浸在玩乐之中,白天再忙再累,傍晚不忘复习一下打陀螺功课。正月十五会有一天或半天休息时间。到了晚上,大人会把小孩子的陀螺全部集中,逐个烧掉,叫烧陀螺纸,标志着年已过完,专门的玩耍日子要等待来年。

缺吃的年代,过年期间才能享受到一些美食,才真正知道肚饱的幸福。年三十晚得把糍粑打好。因为是蒸熟的糯米来打,糯饭很稠很黏,必须两个大力士各使用一根把棒配合着来春,上下轮流,互春把棒,打一窠下来,往往手掌起泡,大汗淋漓。



我家糯米最糟糕,可能是品种问题,根本打不烂,无论怎样打,米都还是成粒的。没办法,只能勉强捏出个形状来,人称“青冈粑”,难看又不好吃。大哥曾当礼物拿去拜年,还被人笑话。从把棒上取下糍粑也得讲究技巧,父亲是行家。只见他用茶油把手沾湿,迅速摘下一个一个小团,旁边的人趁热一齐帮忙捏成粑形,放到簸箕里晾干。这时每人可以吃到一个有红糖馅的热糍粑。第二天以后,就只能烧着吃或烙着吃了。拜年或回礼,糍粑是不可或缺的礼物。另外一种美食就是汤圆。那时我们吃不到糯米粉做的汤圆,只有糯玉米做的,口感比较硬。因为用红糖或白砂糖来煮,有甜味,大家都很喜欢。平时都没吃过早餐,只有正月十五这天能够用糍粑和汤圆做早餐,已算是神仙生活了。

大哥在外做生意,过年带回录音机和各种磁带,开足音量播放歌曲,

似乎要把整个小山村震翻,干电池很贵,录音机耗电大,没响多久就没电了。我们跟着学会许多流行歌曲,没电后,大伙回忆着自己唱自己乐。姐夫姐姐回来拜年,一家人就围着火炉唠家常,讲故事,到了半夜也不想上床睡觉。

时过境迁,兄弟姐妹长大后都离开家,各自成家,各居一方。我们都住进了城市的楼房,不再是风雨飘摇的小木屋;可以餐餐有鱼有肉,但总看到小孩懒洋洋的筷子;不要说打补丁的衣服,即使是名牌,没穿几回就丢了;大家围坐唠嗑的场景几乎找不到,玩手机的“低头族”随处可见。

父母去世十多年了,老家房子没有了,兄弟姐妹再也难得全部整齐的一起团圆过。真是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”家无了,家乡没有了,过年也回不去,儿时那些年味再也无从寻觅。

小小说

南街故事

□ 苏龙



悠悠左江畔闪耀着一颗明珠,那是边陲古城龙州。古城龙州有一条远近闻名的老街叫南街。

南街始设于清朝年间,因其位置坐落位龙州古城及城墙的南边,故名南街。近年来,当地政府妥善修缮了南街两边的古旧民居,南街逐步发展为边陲小城历史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老街道之一。

许多游客慕名前观光和居住,在临江的舒适环境中,漫步南街,感受迎面而来的古朴素香,抑或停下脚步,慢慢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桃榔粉、黑糍粑、面包木薯。

在南街的尾端,今年悄然冒出了一家服装店,地方不大,估摸二十平方米,里面错落有致摆放着当地壮族特色传统服饰,这些服装和服饰五颜六色,素雅与艳丽相互交织,色彩鲜艳明亮,极富韵律感。

服装店老板姓周,是我同学周的父亲(以下简称父亲),由于同学周和他母亲在上班,平时都是他父亲一个人在打理服装店。店儿怯生生地退缩在不起眼的角落,自然不怎么引人注目,因而多数时候一天只能卖出几套衣服,一个月下来赚不了几个钱,可服装店依然顽强地在那挺着。

“还好房子是自家的,也不用请人工。”父亲常常自我安慰。

父亲是一个花甲老人,戴着一副老花镜,银须飘胸,手里时常捧着一本书,书名是《美丽的锦绣壮族服饰: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书系》。这是一本展现壮族服饰和民俗的著作,父亲很喜欢看,没有来客的时候,他都把时间耗在这本书里了。

父亲满不在乎服装店赚不赚钱。对此,同学周很是不解,就忍不住说:“爸,您卖这些东西不赚钱呢。”

“是吗?”背靠藤椅的父亲头也不抬,淡淡地应着,眼睛始终盯着手中的那本书。

他再劝:“爸,卖点别的吧。”

父亲轻轻地说:“凤栖梧桐,乌落扶桑,各有其钟情之物,情定之处。何况你和母亲都有固定工作,我又有退休金,咱不缺钱。”

他还想张口,父亲摆摆手说道:“物质生活充裕了,精神层面的东西得跟着上去,所以周仔啊,民族文化的东西得靠大家去传承弘扬咧,你老爸开这店也有这个意图啦。”

同学周理解了父亲的初衷,也明白了父亲为什么痴迷那本书了,自然不再劝说父亲,反而闲暇时候到店里帮帮忙。

时间长了,他发现所进的货都是经父亲亲手选了又选才敲定的,货美质优。父亲说要给顾客用得称心如意、舒服惬意。父亲时常轻轻摩挲服饰,如同怜爱地抚摸自家的小孩子。

父亲还坚持薄利多销,用他的话说,就是要卖出更多的服饰,让更多的人了解龙州特色文化,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这里。每卖出一件商品,父亲均有礼貌地目送客人远去,手捋胡须,神情欣慰。

这一天,同学周正好休年假,赶来店里帮忙。突然一位穿着时髦的中年女顾客满脸怒容冲进,服装往柜台啪啦一摔,嘴里嚷嚷要退货。

“昨日回旅店洗了想穿,手刚搓就裂开了,这么不经用的?!”女人厉声说。

“是吗?”父亲轻声微笑回应。

同学周眼尖,发现这件衣服皱巴巴的,显然是穿过并弄破了。

他正要开口,父亲却使了个眼色。

“对不住阿妹啦,我马上给您全额退款。”父亲抱歉地说。

那个女人心满意足地走了。同学周忍不住抱怨起父亲来:

“明摆着她弄破的,为什么迁就呢?”

“可‘一律无条件全额退款’是我们立下的

店规呀,怎么能算话不算数呢?”

“开了这先例,以后还有人会这样做。您这做法真是不可理喻!”

“是吗?”父亲还是淡淡地说,已经背靠藤椅,眼睛又落回到了那本书上。

在父亲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,篆体大字很是醒目,给人方便即予己方便。父亲亲笔写的书法,细腻柔美。

果不其然,刚隔一天,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也拿着一条裤子来退,很是埋怨了一番,父亲同样心怀歉意地给他退了款。

客人走后,同学周提醒父亲:“您是代理商,这些破损衣服供货厂家是不会赔偿我们的。”

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失去这些顾客呀,因为他们是与我们直接做生意的。”父亲慢条斯理地说。

他嘀咕了一声:“真傻。”

“是吗?”显然父亲听到了,却不急不恼。

“别人都在削尖脑袋赚钱发财呢,你却这样傻到了家,真是不可救药。”同学周心里对父亲充满了不忿。

俗话说:眼不见,心不烦。正好,原南宁师专几个老同学邀请他参加“崇左名景两日游”活动,他没有和父亲打招呼就赌气出发了。

在大新的明仕田园,领略人间仙境魅力,倾听黑衣壮的边境情歌;在扶绥龙谷湾恐龙公园,尽情玩转恐龙乐园;在宁明仰望花山岩画,探索千年历史的骆越文化遗迹……

他流连于美景,暂时忘却了心中的不快,即将返程时,“铃铃铃”母亲电话追来了,声音急促:

“你不要在外游荡咧,快点回来帮帮你爸吧,来买衣服的人都快把店给了挤崩啦!”

“我爸那小店生意这么好?”他几乎不相信自个儿耳朵。

“就是哦,真是奇了怪了,不知道这老古董使了什么灵丹妙药。”母亲唠唠叨叨的话语中同样夹着问号。

他纳闷间,同车的同学甘突然挥舞手机,惊喜地冲他喊:“周,你爸成网红啦!”

他忙凑过去看,几大知名门户网站都置顶一条网文:边城偶遇“傻”老板。他一眼看出文章配发的图片就是父亲的服装店。

“原来这样。”浏览完网文,他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这篇网文是一名知名博主写的博文。这名博主是某高校教授,一个有数十万粉丝的网络“大V”。

原来数日前在龙州旅游时,该教授听到老婆惭愧地提到退货的经历,他不禁惊讶于服装店老板近乎迂腐的做法。为了一探虚实,教授如法炮制了另一出退货“闹剧”,没想到服装店老板居然也二话不说退钱。

该教授感慨道:“想不到在这古城能遇到这样坚守诚信的服装店!在旁人看来傻到掉渣的店老板,于我和爱人而言却是我们做人的典范,老板那如痴如醉专研读书的神情,那恬静儒雅的气质,那热情谦恭的姿态,无不散发壮乡人的‘真善美’。”

该教授在文末说:“我和爱人一会还要再次登门,买几套衣服和几个服饰回去送给亲戚朋友,算是帮衬帮衬他,好人就该有回报。”

同学周愧疚地拨通父亲电话诚恳地道了歉,末了,他不忘说:“爸,您现在成网红了呢。”

“是吗?”话筒那边传来父亲的声音,仍然淡淡的,波澜不惊。

回家的路

(外一首)

□ 韦朝恒(壮族)

春节是神奇的魔法
让游子魂牵梦萦
无论翻山越岭
抑或漂洋过海
故乡就在心窝窝上
回家的路
不再遥远

作别亲人

那些从年头酝酿到年尾
土得不能再土的土特产

从屋里的各个角落纷纷掏出
浓浓的乡情
殷殷的情意
塞满了回城汽车的尾箱

摇下的车窗
摇晃的双手
作别母亲啰嗦的叮咛
以及乡邻期望的嘱托
母亲在村头伫立巴望的姿势
又是一年的期盼